

《吴医汇讲》是期刊吗？*

文 / 沈敏 庄景春 蒋婉洁

《吴医汇讲》是否期刊的争论延续了半个多世纪。重温这个 200 多年前出版的中医著作，参照各家认识，我们认为 11 卷《吴医汇讲》不具有连续性，不能将其归于连续性出版物；也缺乏时效性，无法及时传播学术信息。尽管《吴医汇讲》采用了期刊常用的编辑出版手段，但它仍然不是期刊，而属于汇编作品。

《吴医汇讲》系清朝乾隆、嘉庆年间苏州名医唐笠山纂辑的一种有关中医内容的出版物，从上世纪 50 年代中医界开始提出《吴医汇讲》应是我国最早的医学杂志，然后 90 年代图书情报界质疑《吴医汇讲》的连续性出版物属性，到近 10 年期刊界重提《吴医汇讲》是我国期刊的篙矢或萌芽……有关《吴医汇讲》身份之争延续至今。出版界一直将 1815 年传教士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作为最早的中文期刊，显然《吴医汇讲》的期刊身份认定将会改写我国的期刊史。这事关我国 9000 多种期刊大家庭的渊源和出身，也关系到如何认识我国期刊的发生和发展历史。为此我们重温了《吴医汇讲》，参照各家论点分析，不禁对《吴医汇讲》期刊说产生了疑惑。现试作解析，以求正于同道。

一、《吴医汇讲》是否期刊

《吴医汇讲》^[1]分为 11 卷，共计 45 位作者（其中唐氏本人重复 4 次，实际作者 41 位）发了 96 篇文章（见表 1），涉及中医内外妇儿各科，内容广泛，包括经典著作的注解阐发，中医理论的探讨，临床治验的分析，药物方剂的使用体会，学术流派、药物沿革的考证等。每卷以医家为纲分列各篇文章，医家姓名列小传，有些文后加编者按语。所收文体活泼多样，有医案、有医话、有医评，还有歌诀等；要求稿件“发前人所未发”，但不同观点兼收，编辑精心修改。每位医家的文章连续编排而不与其他医家文章接排。作者中超过 1/4 系当时已故医家，11 卷中有 7

卷首篇均是这些已故医家文章。第 1 ~ 10 卷每卷篇幅 20 页左右，而第 11 卷只有 11 页，因唐氏抱病未完成编辑是为残卷。《吴医汇讲》出版时间和方式由于出版物中未标明，现有观点均系后世的推测或考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金寿山为代表的推测 1792 年到 1801 年 10 年间分别出版 11 卷，相当于年刊；另一种是江乃武、苏铁戈等考证后认为的全部 11 卷是一次或分两次在 1793 年到 1796 年间刊刻的。

表 1 11 卷《吴医汇讲》作者数和文章数分布

卷别	作者人数	已故作者人数	文章篇数
卷一	4	2	4
卷二	2	1	10
卷三	6	1	16
卷四	5	3	10
卷五	2	1	7
卷六	6	2	13
卷七	4	0	9
卷八	8	0	11
卷九	3	0	6
卷十	4	1	5
卷十一	1	0	5
合计	45	11	96

有人根据《吴医汇讲·凡例》中不限卷数、意欲继续出版的表示，推测该出版物从刊刻到编者去世

11 年间分卷连续出版了 10 卷，并且如果不是编者抱病不起将一直出版下去。同时根据其所收文稿内容广泛、不分门类、作者众多、文体多样，卷首有类似稿约的“凡例”等特点，将之与现今的学术期刊比照，视其为早期不定期出版的杂志。上世纪 90 年代图书馆学者江乃武、苏铁戈等根据现存版本考证否认了其 11 卷分别出版的推测；指出内容杂和多作者不是期刊特有属性；古籍“卷”单位不同于期刊“卷期”意义；《吴医汇讲》编辑时一人负责、多人校对，不是编委会的产物；其实为仿《吴中医案》的汇编方式，凡例是汇编总集时的编辑体例规定，《吴医汇讲·凡例》中有不少用语是明清时期汇编作品的常用语，因此它更像医学总集。他们进一步指出连续出版不是连续性出版

物的本质属性,没规定终止期的题名与编号连续方为连续性出版物所特有的属性。江乃武根据出版物的结构、出版方式认为《吴医汇讲》不是连续性出版物,而且当时中国尚不具备连续性出版物产生的条件。

到20世纪末,于鸣镝提出必须历史地发展地去看其文献类型的归属,《吴医汇讲》像是中国古代的期刊;新近出版的姚远《中国近代科技期刊源流》认为这是“近似于丛刊、接近于期刊的一种过渡性连续出版物”,就是说,《吴医汇讲》脱胎于丛刊,尽管不成熟,仍应归属于连续性出版物中的期刊,因此是中国近代期刊之源。

二、《吴医汇讲》不具备期刊的本质属性

1. 不具备连续性

报刊作为连续性出版物与书籍本质的区别在于其连续性,在不同时期出版,但有相同的宗旨、连续的内容、类似的编排方式,以同一题名和连续序号作为标志。这种连续以间断为前提,以内在的关联为依据。

现有证据表明11卷《吴医汇讲》编辑历时较长,最多是分两次出版的,卷别不是不同出版时间的标志,因此其卷序并不代表时序。《吴医汇讲·自序》提到《名医类案》和《吴中医案》,其中明代《名医类案》是我国第一部医案专著,以病证分类,下列各家医案;《吴中医案》以医者为纲、病证为目分列医案,这些分类均能以卷序为标志,卷序并无顺序意义。《吴医汇讲》“谨仿《吴中医案》之旧帙”,每卷文章按医家归类,卷序也无顺序意义。唐氏将“诸公所著……各分版页,不相连属,以便续增”,即使哪位医家后来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增加该卷续补,而不必续卷出版。11卷中只有唐氏撰文在其他卷中有重复出现的,但唐氏撰文的续刻、再续、三续标志并不是事先设定的连续序号,也无内在关联。因此11卷之间是不相连续的。

至于11卷共96篇文章的内容也绝大部分是不相关的。17~19世纪是中医临床医学一个重要的分支——温病学理论形成时期,《吴医汇讲》很多文章反映了当时医家诊治温病临床经验及其学术观点,但几乎没有哪两篇文章是对彼此学术观点的证实或证伪。其中两篇似乎有前后联系:一是卷九《申明三年中气候相乖化疫之说》为答读者对卷二《日讲杂记》的疑问,二是卷十《司天运气征验》文是卷七《司天运气赘言》中有关运气说在当时的应验记载。这两文均是唐氏学习中医五运六气学说的心得体会,与学术

争鸣不可同日而语。

假如唐氏欲无限止分卷出版下去,他还要考虑稿源问题,“广以奉征”、“随到随镌”这些举措固能开源引流,但对《吴医汇讲》而言,只有医家增多,卷数方能增加。《吴医汇讲》中超过1/4作者系已故医家,所属20篇文分布于1~6各卷和第10卷。在这7卷中,唐氏均将已故者文稿置于卷首,重视已故者的作品,这显然不是可持续拓展稿源、发掘作者之举,事实上9卷以后已现出稿源不足之象。持续出版还应有人力资源保证,但唐氏无论后代还是门人均无编辑《吴医汇讲》接替者,以致出版事务一因唐氏变故即戛然而止。中外很多能连续出版几十年上百年的学术期刊大多依托于学术团体,正因后者具有不竭的学术资源和人力资源保证。因此《吴医汇讲》不仅缺乏连续性,能无限出版的可能性也不大。

2. 缺乏时效性

学术期刊的作用除了与书籍类似的储存文献、传播思想外,区别于书籍主要在于传播的时效性。为了及时反映新发现和新见解,促进学术交流和迅速传播,选择期刊这一周期较短、频率较高的出版形式,以期不断推陈出新。《吴医汇讲》显然缺乏这种特性。书中选择了许多已故名家的著作,而且所刊之文大多并不新鲜,有些从成文到出版跨越了几十年甚至半个多世纪,如卷一首篇“祷告药皇誓疏”系已故徐州府学教授王云林的曾孙交送唐氏的,次篇为生活于1666~1746年的叶天士《温证论治》,卷二首篇为生活于1681~1770年的薛生白《日讲杂记》,等等。其中叶天士《温证论治》还曾以《温热论》为名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大约《吴医汇讲》出版前15年由卫生堂刊行过。已故作者和当世作者文章共存,彼此写作时间相差如此之大,文章难免缺乏关联,更谈不上时效!

唐氏编纂《吴医汇讲》的本意从《自序》可见,他有感于“吾吴文献之邦”、“良医荟萃”,但大多“各自成书,出自诸家见地”;二是当时“集众贤治案”书籍较多,这类书虽“旁搜博采”,颇切临诊实用,但不免“匿采韬光”。^[2]多读医案可以丰富临证经验,但唯读医案则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唐氏恐后学满足于一方一药使用而不钻研中医理论,因此他编辑的《吴医汇讲》不仅汇辑众家之说,而且兼有医案医论医话多种文体。通过医学同道对医学理论和经验“共表深思,互相赏析”,“发覆而摘微”,“领新而标异”,目的是“酿花为蜜”、“集腋成裘”,各卷《吴医汇讲》

“日增月益，可成大观，洵可以传世而行远矣”。^[3]可见他的动机是编辑一种能经世流传的出版物，而不是及时流通和广为传播这些新见解。所以不难理解他格外珍惜名医遗作，不遗余力地对中医著名的温病学派的代表作之一——《温证论治》精心编辑加工。我们有理由认为，唐氏出版《吴医汇讲》主要是为了整理和保存文献。这显然不是期刊的主要功能。

后世医家也认为《吴医汇讲》主要起到保存文献和史料作用。如最早提出《吴医汇讲》是期刊的上海中医药大学温病学专家金寿山认为它的主要作用是保存了有价值的医学文献和反映了当时的医药状况；出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的浙江中医药大学徐荣斋老中医从初学医起就经常翻阅，他认为唐氏“有鉴于但讲而不汇，则文稿易于散失，于是汇辑编刻工作”。^[4]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丁光迪教授也认为“唐氏热心于文献资料的搜集，作为‘扩充学问之一道’，《吴医汇讲》‘是一部很好的医论杂著’”。^[5]可见行内大多将其作为优秀的中医学论文集。

三、为何要分次出版

中医传播一直以人际传播和书籍出版为主，当事人并未有意创立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事实上《吴医汇讲》不是连续出版的，也不具有期刊传播的时效性。那唐氏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采用类似期刊的分次出版的形式？其实个中原因唐氏在《凡例》最后一段说得清清楚楚：“凡新书一出，坊间每即翻刻，虽云必究，然而此弊久延矣。今余是集，系就先见教者先为付梓，现在广以奉征，正无已时，即余拙撰，积稿颇繁，现因卷帙不匀，故亦先刻几条，俟诸同学陆续赐教，余亦渐次补镌，非止限此几卷，便为完书也，购阅者须认本堂原板，乃得卷以日增，若夫翻刻之本，焉能随补随翻，决非全集，愿诸公辨之。”明清之际苏州农业、副业、手工业、商业经济均获得长足发展，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地区。但其蓬勃的经济并不源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重大突破，而是市场机制的作用。^[6]苏州

明代起就是印刷业中心之一，书坊可考者超过五六十家，书铺不下二三十家。竞争激烈，盗版不可避免。自宋印刷术发明以来商业盗版就屡禁不止，明清时期紧承宋元，出版者常在出版物上印刷类似“翻刻必究”的版权保护声明，但因为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我国最早的版权法系1910年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侵权后如何追究、又能追究多少则不得而知了。为此唐氏想方设法防止盗版翻刻显然是合情合理的，他想出了什么招术？采取分次出版、卷以日增的方法。原来这才是《吴医汇讲》异于传统出版方式的真实原因。

综上所述，《吴医汇讲》不像连续性出版物，也不是期刊。事实上早期一些中医界和医史学家论及《吴医汇讲》不过就其分卷编辑、刊文多样、作者亦多而推测其像杂志，但并没有认定其就是期刊，如最早提到《吴医汇讲》的祝荃梅说它是“具有杂志类型的书刊”。^[7]而江氏、苏氏等从连续性出版物的内在规定出发来认识《吴医汇讲》的出版形式，抓住了问题本质；但后来期刊界的学者大多仅就编辑出版形式而论，因而不免失之偏颇。我们认为，在18世纪的苏州，市场经济萌芽、手工出版业发达、中医新学派形成等导致了《吴医汇讲》在编辑出版手段方面的一些创新之举，但从本质上看其仍是一汇编作品。

祝荃梅曾说“吴医汇讲之后，后继乏人，直到光绪30年（1904）中医方面才有正式的期刊问世……”。^[8]如果《吴医汇讲》是中文期刊第一，那么第二、第三在哪里？从现在已知的资料来看，无论是1887年的《中国博医会报》（现存最早的西医期刊）还是1904年的《医学报》（较早的中医期刊），其出版模式均迥异于《吴医汇讲》。没有支流何以为源头？因此目前将《吴医汇讲》作为中国期刊之源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北京印刷学院李频编审在成文过程中给予了指导，《中华移植杂志（电子版）》编辑部何超助理编辑参与了相关的资料搜集工作，专此致谢！）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中华移植杂志（电子版）》编辑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学报》编辑部）

* 本文系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计划项目“我国晚清民国时期中医学期刊研究”（项目编号N20090583）成果之一

注释：

[1][2][3] 唐笠山纂辑. 吴医汇讲. 清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刻本

[4] 徐荣斋. 《吴医汇讲》一二[J]. 江苏中医杂志, 1981, (6): 50-51

[5] 丁光迪点校. 点校后记[M]//【清】唐笠山纂辑《吴医汇讲》.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3.141

[6] 郑卫荣. 近十年来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综述[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3, 25(4): 68-71

[7][8] 祝荃梅. 我所看到两种最早的中医期刊[J].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55, (创刊号): 13-14